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十一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夏允彝瑗公
　　　宋　　　　　　　　　　積早服參閱

蒼霞正續集

書

葉向高

答劉雲嶠　事權

得教甚慰、時事艱難、束手無措、非面晤不能述、非吾丈親在此不能信也、閣中無事、取起居注徧閱之、毋

于宮府之際。細加參寬、因知今日之壅隔。其受病甚深。由來甚久、蓋當 主上冲年、江陵爲政、一切政事、（任權之過乃至于失怙江陵吴門俱失之也）不相關白、至于起居食息、皆不自由、 上心積憤不堪、深惡臣下之操權矣。代者窺見此意。曲爲將順。後來相沿。無所救正。又聖明深居日久、更防太阿旁落、臣下一言一動、皆以爲竊權、爲市恩、而士大夫日逐所爭。閣部日逐所請。無非官爵一事。 上洞見其情操之愈急。故雖千言萬語。而卒不能入也。且如枚卜一事、 上本不欲速行、而言者又張皇其辭、以爲大物、

北人與南人爭，外衙門與內衙門爭，內衙門又自爲爭，即其人不爭，而附麗推戴者又爲之爭，人各有心，衆各有欲，累牘連章，頻瀆天聽，如此則安能而不厭，安得而樂從乎，此皆不肖之最苦者也，又有甚難處者，向時士大夫雖門戶各分，而途徑猶未甚雜，今則岐路之中又有岐路，千態萬狀，難以具陳，即平日相知之人，皆爲戈戟，平日號爲君子之人，皆不相容，而爲執政者，左右之袒微分，猜嫌之釁便搆，昔人謂兩姑之間難爲婦，以今觀之，兩婦之間亦難爲姑，而況

神廟末年士大夫情形不出此數言

其不止于兩哉　主上于言者紛呶本所不喜不肯極力維護又賴聖度之如天方得無恙竊意群情方鬨之時且宜鎮之以静示之以包容俟其曲直既明成敗自判如摧枯毀齒因其自然則可以不傷而譚者又責其怯懦畏事不知以如此之闇臣事如此之英主天顏隔于九閽事權操于六部而欲用一手一足之力盡厭天下之人心竊恐臯夔稷契而在亦有所不能也

答熊芝岡　遼事

讀大疏、知門下以常平法積穀至十餘萬、而且繕城此乃其過人處也砌臺、修濠築牆、爲遼人建數百年之利、嗟夫、使天下之爲官者、皆如門下、將天不能災、歲不能害、夷狄雖强、不能爲梗也、而何至于匱困張皇如今日哉、業已擬温旨下部覆行矣、初欲徑擬通行九邊、然恐人以此族門下、故且已之、俟部覆再處也、頃賑荒論中、惓惓以臟贖積穀爲言、其于門下之意、殆有合焉、屯田事、則內中亦無人主持、閣臣擁虛名耳、雖屢擬旨督責、何人奉行、門下所云那有嚴旨做得一事者、眞

可嘆也、今日凡百不足輒請內帑。此在　主上固當沛發以濟一時之急。然為國家而專靠內帑。豈是長策。門下所云勤耕苦力、以自尋活計者、真是至論、今之君子誰肯做此事、亦誰肯發此言。門下于是乎不可及矣。任事難、任事而任怨尤難、即屯田一事、人固有笑門下與不佞之迂者、不知古人有屯兵十萬、不賫斗糧、載在史冊中。班班可考也。彼果操何術而能爾哉。以九邊百萬之衆盡仰給于轉輸而絕不講求
祖宗養兵之舊法此真可為痛哭而流涕者不佞

已矣心力無所施矣聊與門下一漫及之

答劉雲嶠　疏揭

承教疏揭不宜太多此是至言然揆之時勢則往日之疏揭可少而今日之疏揭須多何也往日大事不行小事則否今大小事皆不行矣小事行故所爭者專在于大事今大小事皆不行則無所不爭矣且如各衙門之署印也大僚之陳乞也銓部之掌選也諸如此類皆向之所謂小事也然而停一日則一日之不便欲不言得乎近者戶刑兩部之署印至用數十

揭若請而後得、如是則揭安得而不多、上安得而不厭也、至于疏揭之發抄、委爲不是、無奈人情相責望、罪其緘默、不得已將事體明顯、如儲講枚卜考選大僚之類、所可露草而言者、稍與抄傳、以塞天下之口、而他之從中密請內降封還者、非但不敢抄傳、亦不敢以告人也、今日世道、得清議之力、亦受清議之苦。葢古人作事。尚有許多委婉。至于穢其迹。污其名而不恤。而今日稍有曲折。議論便生。衆喙一騰。身名俱敗。故其弊也。寧失人主之歡。而不敢犯悠悠之口。寧

視事之不成而不敢使心之不自所以上下之交日離而于天下之大計卒無濟也近孫洪澳見貽一書為忠告之譚不肯報之謂病症異常雖有神醫必切脉觀色深究病源而後為之處方庶幾萬一若未嘗覿面相對而徒此以症往彼以方來藥非不良而于病終無濟也

與申瑤老第二書　閣臣

自不肖受事以來六曹之政絕未嘗有一語相聞甚至上疏之後揭帖亦無直至發擬然後知之倉卒之

間無從商確，直以意爲之票答而已，至于事有壅格，則無人不相委罪，即六曹亦云，吾疏上已了矣，其得旨與否，閣臣事也，故嘗謂今日人情論事權，則共推閣臣于事外，惟恐有一毫之干涉，論利害，則共扯閣臣于事中，惟恐有一毫之躲避，其難易苦樂已大失其平矣，而又事無大小，皆須催請，催請稍遲，便相督過，每日閣揭常數十上，至有一事用二三十揭，而譚者猶病其緘默也，豈不悶哉，不肖無聊之中，每思高皇帝罷中書省，分置六部，是明以六部爲相也，閣

臣無相之實而虛被相之名所以其害一至于此今惟遵　高帝舊制仍裁閣臣而以天下事仍責之六部彼六部操柄在手事有分屬猶可支持其與閣臣張空拳叢群責而徒憤悶以死也不大相絕哉向欲以此意形之論奏而恐其駭人終不敢吐今漫爲吾師一述之

答涂制臺　封虜

涂司馬封虜王時中朝亦多浮議涂奏疏中可見

六曹事務與閣臣杳不相關昨見大揭始知該垣之有抄參也今人視封事太重持論太輕不知塞下之

安危。全不係于虜封之成否。所以封虜者。亦以故事如此。彼既來請。不可靳之耳。其遲其速。何足介意。譬如小兒索果。但當與果。食與不食。不必强也。夫所謂辱國者。或我使至虜庭。虜偃蹇不受。如宋人之於元昊。近日之於倭夷。乃爲辱耳。今齎勅者不過冗雜小臣。不足以當命使。勅留塞下。來領則予。不領則勿予。於我之體。而毫無所傷。奈何以虜之領不領。爲我之重輕。不幾于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乎。若欲將勅收回。俟其來領。又再與之。則忽出忽入。其輕愈甚。恩已靳

而復施汗旣反而復漁豈成事體此殆持議者不審之過也舉書生也不諳塞事但據其所見始終謂封事不必譚俟其自來聽其自至聞臍文告謂朝廷念其先世恭順不絕其封勅書已具如其遲延不領責當在虜我無預焉如藉此要挾必不汝聽我中國何利於封虜而急急為此也今日處此事似只當如此自是省事彼虜弁何所售其謀遊客何所鼓其舌哉若虜渝盟犯順邊備不戒則封疆之臣當任其責又不待廟廊之過計矣向時掣任事之肘多在于大臣

令不在大臣矣。又凡事皆然，不獨此事，爺之所以决欲去也，

答韓辟哉 海瞥

海瞥紛紜，人情震擾，如煩門下之淸思也，望日有三賊舟至松下，報至，邑人皆鳥獸竄，葢在嘉靖戊午，倭賊不二三百人臨城，守埤之人，聞銃聲即走，頃刻城破，屠戮無遺，毋怪乎今日之驚惧也，彼時倭來，極多亦不過千人，其餘盡係漳泉之人，然他處尚未有從賊者，今敝郡奸民。平居無事。尚縱橫海上。殺人如麻。

莫之敢問。即被殺者亦不敢告。一旦有事。此輩盡化爲賊、内地之可憂。更甚于倭矣。昨松下之賊、彼處恬然不驚、而闔邑人惶駭若此、幸徘徊一二月、揚帆而東、未敢登岸、然安知不爲此以嘗我、且狃我乎、報倭者即稍張皇。願勿以爲罪。不然、以後不敢報矣。敝邑以淫雨故城垣倒塌。百尺弛廢、得此警竦一番、在事極力爲綢繆補緝之計、良云厚幸、但兵食空虛、難于料理、往時當道以敝邑爲省城門戶、設兵數百名、爲福清營、其後改爲總鎮標下、今誠酌量派撥、使人情

有所恃不至逃散福清安而省城亦安矣門下向有此意故敢申之若倭之情形以鄙見度之一時未必入犯即入犯而我仗當道之威靈鼓舞將吏以與之抗彼一創則數年不來矣惟其據雞籠淡水求與我市我應之則不可不應之彼且借為兵端而其地去我順風僅一日程耳彼無所不犯我無所不備諸凡濱海去處皆不得寧居而奸民且挾以為重益與之合此則門庭之寇腹心之疾其為閩禍無已時也以宗社之福諸公祖之庇未必至此然事勢不得不慮

（董見龍亦有此論）

不得不爲之防者、偶爾念及、輒敢私布之、

考

朝鮮考

朝鮮

朝鮮箕子封國、漢初爲燕人衛滿所據、傳至右渠、武帝攻殺之、置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氏晉高氏、竝據其地、高本扶餘別種人、改國號曰高麗、居平壤、卽樂浪也、已爲唐所破、東徙、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地、益廣、東徙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嶺爲

界國朝 高皇帝洪武二年王顓表賀卽位遣符璽郎偰斯齎金印誥文封顓爲高麗國王使者入謝上從容問王居國何爲城郭修乎甲兵利乎宮室壯乎頓首言東海之波臣朝夕禮覺王甚恭他未皇也璽書諭王佛法非所以治國梁武後世之前車也王其毋惑以王君臨一方而出令之無所其何震之有王國北接虜而南鄰倭虜創于此恐將逸於彼倭狡而貪出沒海上且窺王虛實朕私憂之設險蒐乘以固吾圉惟王念哉今以經史諸書賜王其悉朕意中書

省臣言高麗使者往來私爲市非法請征其入而禁其出不聽五年顓請徙耽羅國所留蒙古人及征蘭秀山逋寇報詔耽羅爾附庸也蒙古人亦人耳爾何棄焉逋寇以朕命命之傳檄可致勿用兵頃之貢馬五十匹道亡其二使者以聞及馬至無恙詰之則使者所償也上責其不誠却之七年諭中書省臣曰古諸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九州外夷戎世見而已高麗去中國近知經史禮樂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不則比年聘纔高麗貢獻數使者

溺海幾不返甚失朕意丞相其明以諭王八年顓弒死子禑嗣貢不如期却之羈其使周誼仍勅遼東守臣絕勿通十七年表請故王謚及嗣封不許十八年許之明年貢馬千匹布萬疋謝請易冠服不許指揮高家奴自其國市馬歸言禑辭馬直上令給之二十一年國相李仁人廢禑立王昌歲中兩請入朝皆不許李成桂復廢昌立定昌國院君瑤瑤嘗遣子奭來朝奭未歸而成桂廢瑤自立王氏自五代至今傳數百年絕其國評議司表言禑昌不當立瑤暴虐失人

心、國虛無王、舍成桂莫適與也、惟朝廷命之、 上曰彼夷耳、吾何誅、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巳請更國號、詔仍稱朝鮮、二十八年入貢、表語謾、遂撰表者鄭總羈留之、旦老、請子芳遠嗣、永樂元年、賜冕服經籍、從芳遠請也、六年、世子禔來貢、八年獻馬萬匹助征虜、十三年、表更立祹為世子、是年芳遠老、請以祹嗣、宣德元年、遣使賜祹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綱目通鑑、因謂禮臣、是書有國家所當知、朕嘉惠遠人、故賜之、四年、祹進海東青、制詔珍禽異獸、非朕所貴、其勿進

方物效誠而已、毋金玉器、祹再進再諭之、已請遣子弟入學、不許、仍賜諸書俾學于國中、正統四年、建州夷酋凡察童倉逋居朝鮮界上、別酋李滿住以爲言、詔問祹、亡何、凡察歸建州、祹表言凡察以窮歸臣、臣遇之善、卵翼而遂飛、必索之、凡察復言祹羈留其私屬、請檄還、不則隨以兵、詔兩解之、且慰藉祹、國家以王爲東藩、如凡察直夷畜之、何敢望王、彼其懷鳥獸心去留無恒、王第善自備、毋與較、景泰元年、賜祹世子珦冕服、祹卒、珦嗣、三年卒、子弘暐嗣、稺而孱、遂其

叔琛天順三年、邊臣疏琛私與建州夷酋董山通、已又殺毛憐酋郎卜兒哈、累詔戒諭之、成化三年、進海青白鵲、却之、時方征建州、琛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助王師、捕斬李滿住及其部落、遣使來獻俘、璽書褒嘉之、明年琛卒、子晄嗣、六年晄卒、從子娎嗣、復出兵助擊建州、捷聞、遣中使賚王金幣、并及其將士、弘治八年娎卒、子㦕嗣、㦕病風、遜其弟懌、嘉靖二十三年、懌卒、子峼嗣、未踰年卒、子峘嗣、時日本入寇、舟漂至朝鮮、及奸民往來海上、私與倭市、峘輒捕以獻

上亦厚賜予答其意。隆慶元年，㫜卒，從子昖嗣，李氏自成桂以來，事朝廷恭。歲時朝貢外，慶慰報謝無常期。行李踵于道。王嗣立，則使者往封。有大事則頒詔其國。他夷不敢望也。始成桂立。高皇帝雖置不問然心惡其篡。而傳者復以成桂爲仁人子。故　祖訓謂其父子先後弑王氏四王。其後嗣嘗承樂正德嘉靖間，累表自白。言恭愍之弑，出孽臣倫仁人。誅倫立禑。禑既立，則遣兵侵遼東。先臣成桂懼干上國，逐其兵。禑遂遜位于子昌。而恭愍妃安氏以禑昌皆非王

氏不當立乃黜胄立瑆（此中大有可酌詞）瑆復不道國人請命　高皇帝立先臣瞻瑆別邸終其身先臣實未嘗爲弒而虛蒙此聲又家世出新羅司空顧以爲仁人子皆寃甚乞下史舘昭雪之今上初乃得請其地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其設官略倣中國以田制俸刑法不苛俗柔謹崇釋尚鬼惡殺茅居苧衣知文字喜讀書上下威儀燦然可觀矣山川九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爲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紬苧布白硾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豽海豹皮八

稍魚昆布秔黍麻榛松人參茯苓，其貢道由鴨綠江歷遼陽廣寧。入山海關達京師。成化中。苦女直邀劫。請改道，職方郎劉大夏持不可。議遂寢，論曰，隋唐之際，高麗勍矣，觀其勤萬乘，抗前旌，固東夷之雄也，明興濡沫，仰流，皇風淪被，俎豆詩書，爲冠帶國，聲教遠矣，彼感之而不來。此柔之而愈服。雖招攜有經，亦先聖之遺化也。成桂初興逆取順守，引于今茲，藩封勿替，可謂盛矣而襲休日久積弱形成（日本侵據數年賴中國之力而復之此文不載然著考時在前也）高皇前言徵于左券神聖之所豫謨有國家者曷可忽哉。

西番考

西番

西番古吐番地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至唐時并吐谷渾始盛唐末復衰宋入貢不絕元世祖始郡縣其地以番僧人思巴爲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明興洪武二年遣使持詔諭之隨寇臨洮守將韋正禦之時河氷未合師不得濟正祝天賊若平者則令河氷頃之有氷頃之有氷如巨屋自上流而下風隨之氷合即渡河擣其營賊大驚請降自是諸部相繼來歸六年

令諸酋舉故官授職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給玉印置烏思藏朶甘二指揮使司及宣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府官故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爲指揮宣慰招討元帥萬戶等官領之明年陞烏思藏朶甘爲都指揮使司置西安行都指揮使司于河州以韋正爲使統二番司復封番僧爲大寶法王大乘法王闡教王護教王闡化王贊善王凡七王各給印誥俾導其衆約比歲或間歲一貢使者時往撫諭八年川藏族殺我使鞏哥鎖南等於是命

衛國公鄧愈爲征西將軍沐英副之討川藏師分三道進搜其巢穴追至崑崙山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匹牛羊十三萬而還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汪舒朶兒癭嗉子阿卜商等叛據納隣七站復命英討之英兵至洮州賊皆遁去斬叛逆土官阿昌失納等築城于東籠山南川留兵戍之疏聞　上曰洮州爲西番門戶城之是扼其喉矣命置洮州衛英兵進擊三副使癭嗉子悉破擒之斬獲人畜甚衆十五年勅松州衛指揮耿忠令番人計戶出馬充賦名爲

四　金牌所繇發之事

何也

差發。二十年。禁番使闌出麻鐵、二十五年、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繹忽樂等叛、都指揮使瞿能討之月魯帖木兒遣人請降、諸將疑其詐、請擊之、能不聽賊遂遁去、　上命凉國公藍玉討之、月魯帖木兒與瞿能戰敗、玉誘執之、送京師伏誅、玉因言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杜遏奸萌、從之。玉又請籍民為兵并討長河西朶甘百夷、上曰、民勞甚、復籍之、其何以堪、長河西諸夷姑待後舉、玉遂班師、明年、敕金川信

筱遣使頒給諸番諭之曰往者朝廷有需于爾必以茶貨償之未嘗暴有徵也近聞邊將多假朝命濫獵爾等朕甚惡之今後遇有差發必合符乃應不者械至京罪之隨立茶馬司於洮河二州聽番人以馬易茶民毋得私市違者死遣曹國公李景隆至番市馬以茶五千餘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餘匹分給衛士復令禮部檄長河西打煎爐番酋責以納馬修貢諸番咸稽首奉約茶法大行永樂元年遣使賜番酋及諸國師白金鈔幣定番族來朝賞格四年迎番僧尚

師哈立麻至京封為大寶法王厚賜遣歸明年遣指揮劉昭等往西番設驛通使仍撫諭軍民昭還遇番賊劫掠率衆攻敗之洪熙時曲先安定二衛酋邀殺中使朱英討破之以番兵從征功國師宛卜格剌思巴等皆晉秩給誥命銀印宣德元年遣太監侯顯等使諸番更三歲方歸正統四年生番臨渠等八百二十九寨寨首曲吾巴等各遣僧入貢初諸番有欲貢者為生番所阻松潘守將趙得遣人諭之故相率貢。指揮趙諒與番僧商巴有隙因與得誘執之掠其財

其弟小商巴率衆入犯遣都御史王翺都督李安討之翺察其枉出商巴于獄具以聞詔伏誅得滿戍復命商巴爲國師十四年停西番金牌歳遣行人四人視茶政景泰間西番黑樓等三十一處男婦一百餘人朝貢諸番款服獨董卜韓胡都指揮使克羅俄監粲稍桀驁悖慢屢詔讓之未幾死天順五年番寇涼州圍都督毛忠總兵宣城伯衛頴戰却之八年西寧番族把沙作亂額與巡撫都御史吳琛率衆討破之初番僧入貢不過三四十人景泰漸增至天順遂至

二三千人，前後絡繹，賞賜不貲，所至騷動。成化元年，禮臣以爲言，詔諭闡化王，令遵貢期三歲一至，毋多人，毋雜用國師、禪師等印。未幾，番僧劄巴堅叅等以秘密法進，天子愛幸之，法王封號至累數十字，道從用執金吾仗，賜予踰藩，其徒錦衣玉食至數千人矣。九年，岷州番入寇，千戶包景禦之被害。十七年，給烏思藏諸番王及長河西魚通寧遠等宣慰司勅書，勘合，令貢時，四川陝西驗入。十九年，以都御史阮勤言，歲運四川茶十萬斤至陝，給賜番僧。二十四年，罷行

人巡茶以其不受約束者徵兵問罪以警其餘奏上

議行之正德初番僧復肆法王綽吉我些兒者烏思

藏使也以術得幸出入禁中請授其徒二人爲國師

還居烏思藏如大乘法王例入貢禮部尙書劉春言

烏斯藏遠在西方性極頑獷雖設四王撫化而其來

貢必爲之節制今毋患邊而已今無故遣僧往萬一

詐誘羌胡妄有所求請因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

意從之則反生事端其害甚大請罷之不聽毋遣番

劉允入番取佛禮部尙書毛紀及臺諫連章諫止俱

不聽是特西海逋虜亦不剌累掠西番無寧歲徵兵逐勦虜避走松潘旋歸故巢費以萬計竟無成功嘉靖元年西番反鎮守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自是歲入境殺擄人畜卿與諸將各擁兵不戰總督尚書王憲以聞詔議卿八年洮岷番賊數入鞏昌隴右騷動自景泰後茶政稍弛番馬多不至非復國初時矣弘治末命都御史楊一清理其事一清請復金牌信符舊制疏曰臣考前代自唐時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宋熙寧間行之所謂摘山之產易廐之良無害而有

楊公本疏已金牌之矣

利討之得者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闕非虐使于番也因納馬而酬茶體尊名順非互市交易之比也且非獨以馬故也蓋西番之爲中國藩籬久矣自漢武帝表河西列四郡斷匈奴右臂而漠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羌狄終不敢越羌而南者以羌爲世讐恐議其後也不然則河洮岷隴之區能無戎馬之跡乎夫羌夷之人尽非孝子順孫徒以資茶于我絕之則死故俛首服從此制番控虜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

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巡茶之官。率莫能禁。坐失重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之騎乘之用。將來遠夷無資于我。跳梁自肆。將生意外之憂。撤藩籬之固。甚非計也。請下所司。申明舊制。昭示番族、從之、十二年、烏都鶻鴿番為亂、四川巡撫楊守禮討破之、是時金牌為海虜所掠、盡散失、二十八年、劉崙以為言、兵部議番族變詐不常、北虜抄掠無已、脫給而再失、失而又給、而又失之、如國體何、夫番人納馬。欲得茶耳。誠嚴闌出之禁。雖無金牌。馬將自集。

不然終無益也宜給勘合如成化故事從之四十二年烏思藏闡化等王請封上以故事遣京寺番僧遠丹班麻等爲正副使以通事序班朱廷對監之班麻在途騷擾廷對歸白其狀禮部議自後請封即以勅付其使毋別有所遣從之封諸藏之不遣番僧自此始也王瓊旣定諸番亦卜剌亦爲虜所收復西陲稍寧至隆慶末虜俺答以迎佛爲名復駐牧西海蠶食日甚番人大困矣其地自烏思藏朶甘二都指揮使司外爲指揮使司一曰隴答宣慰使司三曰朶甘曰

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其字雖長止一司也）招討使司大、曰朶甘思、曰朶甘隴答、曰朶甘丹、曰朶甘倉溏、曰朶甘川、曰磨兒勘、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別思麻、千戶所十七、曰朶甘思、曰剌宗、曰孛里加、曰長河西、曰多八參孫、曰加八、曰兆日、曰納竹、曰倫答、曰果由、曰沙里可哈思的、曰孛里加思東、曰撒里土兒干、曰參卜郎、曰剌錯牙、曰泄里壩、曰潤側魯孫、皆洪武間所置、其後亦時有增設。及族種甚繁。不勝紀焉

番有生熟。其受差發者為熟番。不者為生番。俗質直

朴魯。上下一心。君臣爲友。吏治無文。音樂尚琴瑟。食酪衣氈。居毛帳。務耕牧。好狠鬪。貴壯賤弱。懷恩重利尊釋信詛。其山川崑崙山可跋。海黃河析支湟水爲大。物產犂牛獂羊艸上飛骨篤犀金剛鑽馬價珠銅佛天鼠皮沙棠樹黑𧍕爲奇。貢道由四川陜西。歲遣約多人。且不如期。至隆慶三年。俱限三年一貢。定名數。每處赴京。毋過十人。餘留邊候命。賞賜有全有減著爲令。

論曰西戎爲患。自三代然矣。盛于漢。熾于唐。而馴服

于明非向背之情異也合則強分則弱勢固然耳然當其强也足以抗虜及其弱反折而入于虜抗虜則虜虞是虎爭之形也折而入於虜則我虞是蠶食之漸也是又無全利全害者也夫正嘉以前河湟之守未失虜不西也自亦卜剌逋俺答諭而青海爲虜穴（日俺答通青海後王鄭洛爲經略而青海復淸）矣負嵎而眈眈我其能久有羌哉以羌合羌尚爲我患以虜合羌憂方大耳夫欲制羌命伐虜謀則有高皇帝之神謨在其毋泄泄然以羌予虜也

屯政考

屯政者、自　高皇帝元年、令諸軍屯種龍江始也、其行於九邊。自宋訥獻守邊策。立法屯布始也。當其時、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僅備譏察外、悉令屯田、人受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半、贍其人、半給官俸、并城操之軍、其區畫何甚詳也。　文皇帝納黃福之請、至欲廣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且令各荒屯曠土能自開墾。悉蠲其賦、而寧夏總兵何福以積穀獨多。下璽書褒諭。其激揚何甚至也。列聖相承、遵而不廢、宣德中、屯法大行、頻歲豐登、邊士一切用度多

以粟易於是令戶部灌輸貿糴。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而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屯堡七百餘所。其收利何甚博也。蓋國家所以強本實邊。禦虜安民。酌成周寓農之規。鑒近代養兵之弊。管仲隱其籌。晁錯屈其算。而趙克國諸葛亮羊祜郭元振韓重華諸人遞其功效法至善也。其後奉行不善。屯種軍餘。苦于賠補。相繼逃亡。田畝日荒。而九邊供輸之費。遂以大困。惟時心計之士。頓

畫之臣。相與持籌布策。講求脩復。爲國家建無疆之利。而竟因循廢格。日以滋壞。及嘉隆以來。眾清屯田雖時盈時耗。而較其見存之數。大約損故額十之六七矣。葢在洪永間。遼東屯糧以石計者七十萬。今十七萬。甘肅六十萬。今十三萬。寧夏十八萬。今十四萬九千。延綏六萬。今五萬。薊州十一萬。今僅視延綏。山西計其初。當亦不下十萬。今得二萬八千有奇。是何盈縮相去若此甚也。愚嘗考求其廢弊之由。可爲振舉者四。而其可以徐議。未可卒圖者一 祖宗時。屯

田諸軍。給與牛具種子。優恤甚至。且不許他役妨其農務。其後邊事漸興。多抽屯軍補伍。于是屯種之人失其本業。而田遂就蕪。此可為振舉者一也。祖宗時。沿邊曠土。盡以給軍。間有肥瘠不同。則令視其歲收之數而考較之。謂之樣田。其後貪漁將領。多私其腴區。而移磽瘠于軍士。低昂竄易。糧益不均。重以豪右侵奪。而農事益弛矣。此可為振舉者二也。祖宗時。武備修飭。各邊多築城堡。且耕且守。得以為備。故人皆自完。而不虞虜。其後邊險稍失。城堡多湮。胡騎

縱橫出沒。擾我禾稼。即欲力耕厚積。徒爲虜外府耳。此可爲振舉者三也　祖宗時賞罰嚴明。政不揄敘管屯之官。皆覈所積之多寡。而定其殿最。故人人自厲。其後玩愒成風。上下相承。以管屯爲職者。優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迹。以督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校倉庫之實。踵弊襲偷。恬不知恠。屯政之廢又何惑乎。此可爲振舉者四也。若其利病得失之原。則又有大於是者。蓋國初鹽政脩明。輸粟給引。買人子以積粟爲利。各自設保伍。募衆督耕。畚鍤盛于戈矛。墩堡

客于亭障。軍民錯居。守望相助。屯田之典于斯爲盛。其後納銀例開。無所事粟。商旣散埽。屯亦大廢。不數年間。邊事坐困矣。故今議者咸謂鹽政不修。則屯政難復。本本原原。其說當矣。顧愚以爲守法易。復法難。法在而復之易。法亡而復之難。今鹽引納銀。從來已久。一旦督粟于邊。吾恐度支之令未下而輸輓之怨先與也。兼之軍國經費。半倚商緡。必欲以粟易金。弊且捉衿見肘。吾恐邊士之腹未充。而司農之計先窘也。所謂可以徐議。而未可卒圖者。蓋謂此也。嗟夫。九

邊重鎮國家根本強胡跳梁日睥睨其間而空虛若此至竭天下之脂膏猶不能給主計者徒仰屋而嘆是不亦可爲寒心哉令鹽法之舊雖未能盡復亦宜講求屯田之意專委大臣督以修舉令沿邊之人隨宜占墾毋問所從來但使荒蕪日闢穀價不騰不必紛紛淸勘以滋厲階俟人心樂趨邊境稍聚然後廣徵吏士按理舊章需之歲月遠收其利此皆今日之所當亟議者也夫欲內省民力外裕邊儲積豐于垣士饜于伍不煩輸輓之勞無乏軍興之備以捷虜制

戎伸威固國非也政局錄哉愚故略著其顛末令憂國者得以考覽焉

京營兵制考　京營

歐陽公有云古之有天下者其興衰治亂未始不以德自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嗟夫兵之重也寧獨秦漢以來然哉蓋在周之盛時伍兩卒旅之法統於大司馬者已最爲詳備天子至躬萬乘之尊修秣韐珌琫之容以從事于行間故武備日張疆場無虞迨後畿輔削弱至不能具一旅之師以至于亡兵之重也若

此矣歷漢而唐而宋代有建置然竟皆不振豈其初制固然哉積漸之弊使之也我國家置兵監酌往代二百年來京師無肘腋之虞強臣無專制之患爲謀臧矣顧兵政之設易壞難修其盛也南剿北伐威加方外而其弊也至尺籍空虛大司馬四顧張皇計無所設至厪廟堂宵旰之懷也則豈非因循耗蠹之大驗哉蓋明興制兵有五軍營五軍營變而爲三大營三大營又變而爲團營團營又弊而改政府之名始立矣其沿革之由盛衰之故大槩有可考焉五軍營

者、高皇帝所定也、籍留守等四十八衛之衆。而訓練之。有中軍、有左哨、有右哨、有左掖、有右掖、而總之曰五軍。無事則戒弓馬、習技擊、環衛都城、有事則簡師命率、分統以出、事已而休、制至善也、文皇帝時、仍五府之舊。增七十二衛又以龍旗寶纛等物。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三大營之訓練。如高皇帝時。而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之軍。又歲以班操至、春秋番練、如三大營。益詳備矣。洪宣之世、海宇昇平、兵

華不試將媮士飫日以廢壞至于正統嬉恬益甚京營之兵幾不能受甲此已已之變所由興焉于肅愍逢多難之秋深惟長策迺于三大營之中拔其驍銳分爲十營營萬人其統之之官則隊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統五千人訓練之方則有八陣八陣分而爲六十四陣纖微委曲咸有條理雖未能盡如　祖宗之舊要以救弊舉廢振弱爲强斯亦有足觀者矣大抵法久則蠹人久則玩以二祖之盡制曲防勢禁形格不三傳而遂壞其壞也

以肅愍之忠勤。景帝之責任。日夜焦勞。而僅僅得十萬之師。爲國家用。亦足以明兵政之易壞而難修已。天順初年。務反景泰之所爲。遂革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復。又增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曰敢勇果勇效勇鼓勇。曰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營萬人。京兵八萬。益以外兵八萬。分兩班隸之。期年一報代。初十二營之選也。其任者名曰選鋒。不任者歸本營。名曰老家。老家固已孱弱。而所謂選鋒所謂選鋒與老家者。蓋隸雜支撥之不閑耳。其實無以異也。者歲久而浸失其初。供役于私門。措克于主帥。上下

相蒙。苟歲月無事。愈益脆懦。斯其與老家何異也。庚戌之役。虜叩郊關。而無能以一矢相加遺。都門晝閉烽燧燭天。肅皇帝震怒。責令廷臣條議所以强兵禦虜之略。諸臣迺請復三大營。改三千爲神樞。以勳臣督以樞臣。巡以臺臣省臣。其大指俱如洪永時而規制爲備。上是其議。著爲令。及今數十年矣。其蠹弊之端。又有甚于曩日者。當文皇帝建三大營時挑選超距之士。不下三十餘萬。一損而爲十萬。再損而幾于無兵。嘉靖雖復祖制。而兵籍存者。不能加

團營之數。又缺額者十之二三。掛名投閑買差替役者。又十之二三。則當時亦已無兵矣。況在今日。而欲求抗旌揭竿。射石飲羽之夫。為國家用。安從出乎。此其故難言之矣。夫將之于兵。若家人父子之相屬也。故必休戚相通。而後能臂指相使。今京營諸將。非皆以才見庸。素拊循士卒者也。多貿人子厚金帛。結中官權貴。而為之請托者耳。夫彼既輸財于此。不得不取償于彼。故有索月錢需常禮。恣意誅求。若以為當然而不可易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數百萬石以贍

兵而兵歲出月糧之半以贍將將愈飽而兵愈饑甚有典衣鬻兒而枵腹待命者矣何以振士氣而鼓其銳乎此病在將領之侵奪也夫器不用則敝士不訓則衰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其下操也目不識進退之節手不習擊刺之方相與趨走納賕若負販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已耳甚者挾無弦之弓揷無羽之矢懸無鞘之刀質明而入未午而出以爲故事若此耳又甚者于下操之日責追贖鍰漫無稽紀又甚者豪門占役市井竄名冒支經

費。按牘而求其人皆不可考。行伍安得而不消。營陣安得而不廢乎。此病在操練之寡實也。　文皇帝集班操之兵。爲居重馭輕之大慮。非以人衆飾觀爲也。嘉隆間。率供土木之役。番鋪是勞。未嘗操戈執銳以從事于戎行。弊且寸挺不持。空身備伍。迄于今日。因仍已甚。領班之將。復多貪漁。富者賄免。貧者氣奪。彼其數千里裹糧赴命。流汗浹踵。而不得休。迺使之營不急之務。應無藝之工。重爲其帥所苦。雖使孟賁烏獲。復任徵發。亦安能昂首伸眉。度功絜藝乎。此病在

班操之失制也。先皇帝時蓋亦深燭其弊上下咨嗟太息求爲經遠之計而人情久弛振刷爲難日復一日偷安自喜脫一旦有意外之事發于倉卒國胡以支之誠使欲改絃調瑟柔土綢繆則莫如議任將必以軍功多者獻望著者歷深者乃克其選而統綺子弟勿使之建旗鼓而坐于將壇之上也又莫如議責實器械必精伍兩必備蒐簡必嚴諸游惰者法後期者法將弗恤士者法堅持而行之勿因人言不便而遂廢格也又莫如議存恤凡士番休至者毋苦

以他役使得一志畢能各習其務曉然知國家所以勤勞訓誨之意而忘其跋履之難一有緩急能得其死力而後可也如是則有將有兵戎務稍舉而又時稽其克耗月程其功效使祈父之謡不興而六師之勇自倍即　二祖威靈可復振也又安在兵制之詳略哉

議

保甲議　保甲

保甲之為名也自王安石始也而保甲之所由行也

不自王安石始也、自周之比閭伍兩始也、周行之而善、安石行之而不善、則其故何居、周之法夷易易遵、而安石之法煩苛而民不便也。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法也。而安石以十日番休、民失業病矣、八百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周法也。而安石以二丁取一、民繫籍病矣。閭師黨正、以至兩司馬而上、畢簡賢能、周法也。而安石所置巡簡指使諸官、率貪祿爲

（此則謚序失宜）

（未必荊公一人之所爲）

奸利、民侵漁病矣、故夫保甲之難行也、非法弊也、以人弊法、故法行難也、夫不察行法之何如、而顧云法

過舛也、因行法者之不善、遂槩取其法而格之、又舛也、則胡不程其害利而論之、自兵民旣分。武備日弛、卒有萑苻之警、有司之徼誚不及。立束手斃耳。誠能聯戶爲甲。聯甲爲保。束以長正。督以守令。器素精。藝素習。一旦不虞。猶庶幾以佐縣官之急、是編氓足任干戈。而金湯屹於田野也。此強兵之利也。覺察旣嚴。人知自重、雖有作奸犯科之徒。椎埋亡命之黨。欲潛踪匿跡。出沒驛騷。而十家之衆必相糾舉。城社旣消。陰謀自解。此弭奸之利也。世非胥庭、盜賊滋有、往往

禦人白晝鳴鏑通都而里閈罔聞鄉鄰弗救良爲可
嘆此法行則一鄉之漁合爲一家併心戮力如臂使
指非有跅蹻雄暴之資孰敢睥睨于其間者此禁盜
之利也萃漁合離人有統率平居無事則相與講明
國家之約束而遵行之戶聽於長長聽於正正聽於
令玩法有禁游惰有罰導善消僻其端在此此正俗
之利也乃其所爲害者又在於四利之中矣謂保丁
以爲役科丁賦以充需胥徒踵至雞犬不寧是本强
鄉○兵口
所○以○難○行○正○坐○此○
兵而反緣兵擾也閭右之豪奔走下民如驅役隸又

其人即正與長也。即有所藏匿民懼見殺。敢誰何乎。是本牌奸而反爲奸藪也。鄉鄙之地。廬烟星落。守望甚難。中盜失救。吏奉三尺隨之。再後有失。民相沈匿不敢告矣。是本禁盜而反藉盜資也。若長若正。旣有名目。因而作威恫喝齊民。若大府然。孰敢不聽。是本正俗而反導俗横也。爲害若此。爲利若彼。將安所權。而可哉。愚以爲法一也。胡周行之。視其利。未視其害也。又胡安石行之。視其害。未視其利也。則亦足以明得失之由也。故欲行保甲。莫若省事。端事端省。則法

皆盡一而民易守矣欲省事端莫若重守令守令賢則倡率得宜而人皆服矣欲重守令莫若嚴名實名實覈則人肯任事而無因循怠廢之病矣此之謂以人任法而非以法任人襯其利矣爲襯其害也嗟夫法之弊久矣固其後之積漸使然有不可强者無論保甲今天下衞所有兵郡縣有兵此其人皆占籍行間月受粟給錢於公家而罷敝脆弱緩急不可恃相與恬然安之不知怪也斯亦足爲太息矣夫舉二百年休養之兵而不能訓練爲用乃欲以歲月之間責

田野未耜之夫，操凶器而衛鄉黨保閭舍，又欲漸驅（軍政長其倚弛喜其新銳不談衛所而淡民兵正用其新銳也）爲國家效一旦之命，此王安石之所爲迂，而司馬光諸人所爲痛哭而力爭者也。談何易哉，談何易哉。

序

邢司馬平倭凱旋叙

平倭凱旋

自宋以前，中國所患苦，無過北狄，東南島夷，直鱗介視之，不能爲大利害也。明興以 高皇帝威靈海外（東征之後或云酋首物故倭自退耳非將吏之力然此亦忌功者之言耳海外之事功疑惟直可也）震疊，獨倭數數入犯，屢戒不悛，其爲中國害，駸駸與虜衡。至嘉靖而兇燄極矣。然其衆不過數千，其來非

有約結。欲與我爭雄長也。徒以貧窮不能自存。資剽掠爲生耳。然猶竭天下之力。數歲而後克之。豈夷狄盛衰。亦自有時。不可以鱗介忽歟。自頃六七年來。倭困朝鮮。設謀蠶食。天子震怒。聲罪徂征。兵連不解。中間或媾或戰。變態靡恒。戰亦稍稍相勝負。議者憂之。而天子銳意必討。曰。毋庸遺此以爲門庭患。維時閫外之事。則大司馬邢公爲政。公鼓舞將士。深入賊巢。於是有蔚山之捷。幾獲渠魁。賊保險固守。我師暫撤。而異議乘之。前勞幾隳。公益發憤誓師。蓄力俟

時諜賊稍懈百道竝攻於是有釜山西生浦諸處之捷賊旣困敗糾合殘黨互相救援公諜布舟師扼其要害艨衝巨舸大戰中流於是有海上之捷賊悉與衆遁歸朝鮮之人咸復其業歌舞載途而我中國數年徵調轉輸暴師勞衆之苦乃得息肩 天子之恩德洽於外藩其明威所被至震於皺宮蜃窟之表莫不讋伏於乎盛矣論者謂茲役有甚難者三而攻戰不與焉隔越滄溟情形不通則地難興師歲久結局無期人情厭苦議論易生則時難宿兵他國客主相

持猜𥟖一開。毒且中潰。則勢難。公之仗鉞。又當我師追怯之後。和戰紛拏之秋。徵兵有數千里之遙。而索餉無旦夕之近。蓋其難又未可枚數焉。公從容堅定不震不竦。竟挫强寇於鋒刃之下。掃穴蕩巢。廓清氛祲。廟廊自此釋東顧憂。公之功顧不偉歟。在昔人臣立功外國。率推班定遠。定遠所當。乃西域諸胡脆弱易與耳。長平冠軍。掎角而逐匈奴。敵稱勁矣。然維時舉中國以困虜。乃稍得志。而所損士馬。輒復過半。憂憂乎其未易談也。今倭之勁。已與虜衡。諸所戡定。難

於三十六國。卽士馬不無損傷。然出塞入塞。公私之數。官閱之。視建元元狩間何如哉。勝國於諸戎無所不剪。一渡海而覆十萬師。終其世不敢以片帆東指。倭之輕中國原在於此。假令今茲之役不靚成功。使倭復得惘然逞志於屬藩。憂方大耳。彼定遠所招來西域遣子入侍。其輕重利害視此又何如哉。蓋　高皇帝嘗戒朝鮮使臣。諦語其王。毋輕弛備以啓倭心。至下璽書申諭。聖謨淵深。夫寧爲朝鮮慮。亦以固吾圉也。　高皇帝慮朝鮮於二百載之前。若合符契。今

天子卒能以神武定之。雖社稷之靈、而公功亦不朽矣。公既告捷、獻俘於朝、上心大悅、詔示天下、令公班師還鎮、公所部吏若審雲令王君韋、屬余言為賀、余閩人、素從父老談說嘉靖間事、惴惴然有戒心於倭聞公之捷、欲張之未能也、故於王君請書此以復、若公所為運用之方、攻守之略、如古所稱顯允壯猷云者、則尚有行間之士、能頌說之、無庸余言矣、

大同府志序

大同志

郡邑之有志、蓋古列國史乘之遺意、不可廢也、今方

內郡以百計邑以千計志不勝原然跡其所紀載不過一方之故實其關係尤未甚鉅而大同一郡古稱五原雲中自秦漢以來綰轂夷夏天下之所以治亂安危皆由於此固非他郡邑所得絜其輕重也 高皇帝蕩滌夷氛首開茲鎮樹以藩封提衡九塞而據其會成弘正嘉之世犬羊桀驁幾無寧歲 穆皇初載虜酋以舐犢之愛就我皐牢雖東西益款而大部所直乃在雲中制馭得失之機惟茲鎮之文武是任甚難言之矣郡故有志而寂寥不稱一切山川阨塞

鈇鉞兵戎與興廢得失之故無所于考今守汪君乃加意蒐輯遐探博採自郡治以至四封凡有關于疆域有裨于掌故者無不胥列而于經武詰戎繕塞禦虜與年來款貢顛末尤犂然畢具蓋非但一方之紀乘抑亦謀國者之所必稽典金匱石室者之所必采也今守內承平諸所爲危机豫兆補苴尚易惟塞下空虛兵食俱詘虜貪關市賜予烽火不驚者已四十餘（想虜王）（從後隆封貢定萬曆三十五六年時所修也故曰大）年歷稽往牒未之前聞馴極而驕亦惟此時而又大酋未建諸部頡頏其合而衆爲市將以無厭困我其

分而自爲鬬將以餘鋒蹦我即幸而旦夕無虞而人情愈偷戎備愈弛不出數年亦終有決裂之患是茲鎮之大憂也夫寧茲鎮即京師不得高枕矣往封事初成議者輒謂因款可以修備八事之課令甲森然而行之卒未見效者何也與之以無事則人必安于無事譬如脫韁之騎鞭策安施徵歌之場沈酣曷禁固其勢然耳天祚國家毋滋酖毒茲亦駸駸其多事矣試考志中所云垣墻當築墩堡當修屯田當復器械當飭諸如此類不亦鑿鑿乎安攘之長策哉夫事

固有敗而爲成者。五堡之剏。張中丞蒙禍。而毛司馬緒其功。至今以爲利也。役固有費而反省者。邊墻之議。余肅斂見格。而楊襄毅竟其謀。亦至今以爲利也要以洸幾致任。破拘攣之見。以善爲封疆計。將何施不可。此非守土諸臣。其誰望焉。孟舒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威名振乎殊俗。今之守雖視昔差輕然 天子聖明。所簡用封疆大吏。自督撫而下。皆一時之選。而汪君以文武才佐之。吾知雲中之不憂虜矣。雲中安。天下乃安。此余之所以三復于茲志也。因汪君以序

請遂書此復之用識簡端

記

陽岐江攻復舊路記　陽岐江

公與董見敬書云峽江攻路之事以省下去大夫失

閩會城之南有江達于海其水自上流四郡千餘里

濟船即舍之利故力爭之有欲攻路者即以大田驛

皆滙於此兩山束之故名峽江怒濤激浪急溜旋渦

風水事朝持之文忠時在閩也路成時亦尚在閩

險若瞿塘自峽而上可二十餘里為陽岐江水勢紆緩一葦可航勝國以前行者皆從此渡稱坦途矣其後以兵亂榛蕪間逢虎暴乃徙而由峽路雖稍夷而每值風波輒葬魚腹即近者墜萬仞大比之歲生儒

溺死以千百計、行旅病之、欲仍復舊路、而人情因循憚於改作、屢議屢寢、直指陸公來按閩、悉心民瘼、百廢俱興、撿舊牘、得前福清令條議、慨然嘆曰、茲路不更、其毋乃委民于壑乎、檄下郡丞圖之、太守喻公躬往相度如陸公指。而或者、又難其費、甚且謂余規大田驛爲墳、而創此議也、憲使陳公持之堅、方伯丁公力主之、以上陸公、公報可、且相與計茲役也、議論實繁、今決以兩言、不煩民、不改驛、又安置豫、將鳩工屬、丁公奉命撫閩、而左轄袁公、亦適來佐其議、乃移渡

丁陽岐江，自江而南，剪棘甃石，夾高堤下，闢為周行者五十餘里，爲橋二，公館二，鋪舍六，亭一，徼廬十，增渡舟八，延埴材木人徒之費，爲金以兩計者一千七百有奇，皆取諸没入之貲，與兩臺贖鍰，官不損帑，民不與聞，經始于辛亥季秋，告成于壬子之季春，較其道里，視峽江減十之二，自吾邑以至莆陽泉漳之往來于兹者，江行如陸，陸行如市，陽侯不驚，猛獸屏跡，萬口騰歡，歌謠載道，而丁公陸公復博訪于衆，謂取渡蕭家道，緣吳山，徑達臺江，尤爲徑便，惟沙洲稍隔

則浮橋涀柱之法可行乃更為除道建館與陽岐路並存以待人之自趨其計畫周詳一至于此丁公以書來告余使為之記且曰此事為道旁之舍久矣斷而必成惟直指公次乃諸大夫不佞何力之有自今而後遵道遵路無忘直指與諸大夫以擬于召埭白堤是在邦人余南向再拜稽首曰是惟中丞直指與諸大夫恤我閩人出之鮫宮蜃窟而登之唐莊敢不世世拜賜因思三代王政輿梁道路無不置力單襄公過陳道茀不治即知其國有大咎況于百千萬人

之所跋涉。與馮夷爭一旦之命。其爲患害何如。而可恬然置之乎。昔交南七郡。泛海轉輸。沈溺相繼。鄭弘奏開零陵桂陽道。交人賴之。楊厥通褒斜而罷子午。後世爲鑿石頌德。即吾閩萬安橋之役。父老至今頌說蔡端明不置。千百載而下。此爲再見。而今日之舉事半功倍。公私晏如。較之往代。更爲難耳。乃余于此。有深慨者。夫夷險問之水濱。遠近稽之道路。利害析之輿情。至爲易辨。猶不免于悠悠之譚。幾成阻格。蓋人情多端。口語難信。天下事之困于議論。大較皆如

此矣。此中丞直指所以大造閩也。

重修天寶陂記　天寶陂

吾邑濵海。土田瘠薄。又鮮泉源灌漑之利。雨暘一不時。苗立槁矣。惟西南有陂名天寶。水自仙遊而來。歴清源善福遠新寧仁壽二里。沃田數千頃。宋元符間即公簡修之。故又名元符陂。其後屢圮屢築。萬曆己丑則耆民周大勳奉邑令歐陽侯之命。甃西陳石圳堤二百餘丈。農民賴之。抵今將三十載。值今歲淫雨。復有頹潰。適王侯來涖邑。咨諏民瘼。知玆陂爲邑大

利病、詢于衆、孰可任厥事、僉曰、故壩長大勲子文遴、爲誠勤幹、習于水利、令之董役、必能底績、侯忻然進而命之、文遴條上方略、咸當侯意、遂使鳩工、下令有湮圳決防、梗法便私、不輸錢服役者、悉治以罪、人心肅然、侯又捐俸爲資、役者競勸、石以丈計、土以箕計、畚鍤之工以日計、悉慮悉力、莫敢寙惰、其最要害、如西陳溝頭濱江海墘、尤所加意、水利悉復、歲不能災、五洋二十五墩數萬人、咸被其澤、須侯明德、無以爲報、余觀自古循吏、爲民造命、莫不以導水興利爲第

一義。而吾邑以頻年無歲、租賦之不時、以為長吏憂、吾儕邦人、其亦有餘愿焉、今幸徼惠于侯、舉數千頃之田、旱潦無虞、其亦相勸于惟正之供、俾侯不以催科見督、是乃所以報侯也、而周君父子、先後有勞于茲陂、亦可謂好義修事者矣、然余觀邑治之前、又有祥符陂。其利病與茲陂同。傾圮尤甚。惜無如周君者、能奉侯之德意。慨然脩復此余之所以于茲役。而重有望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